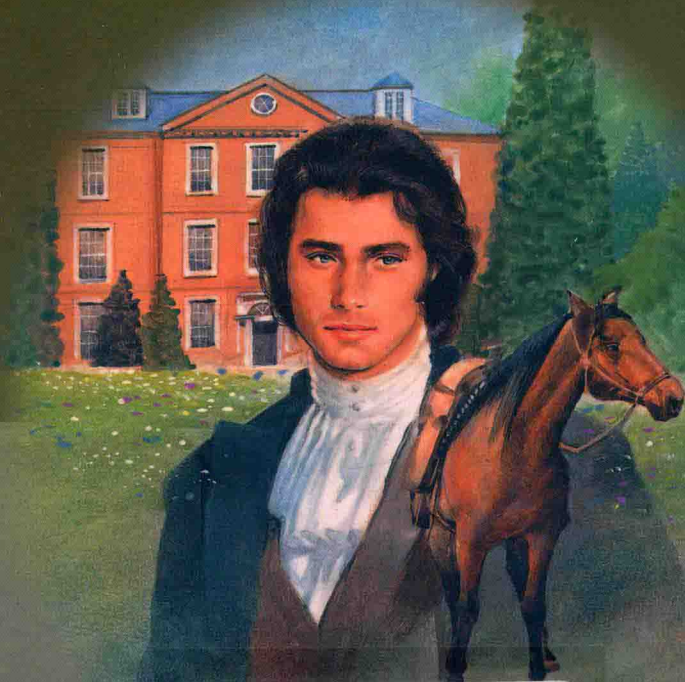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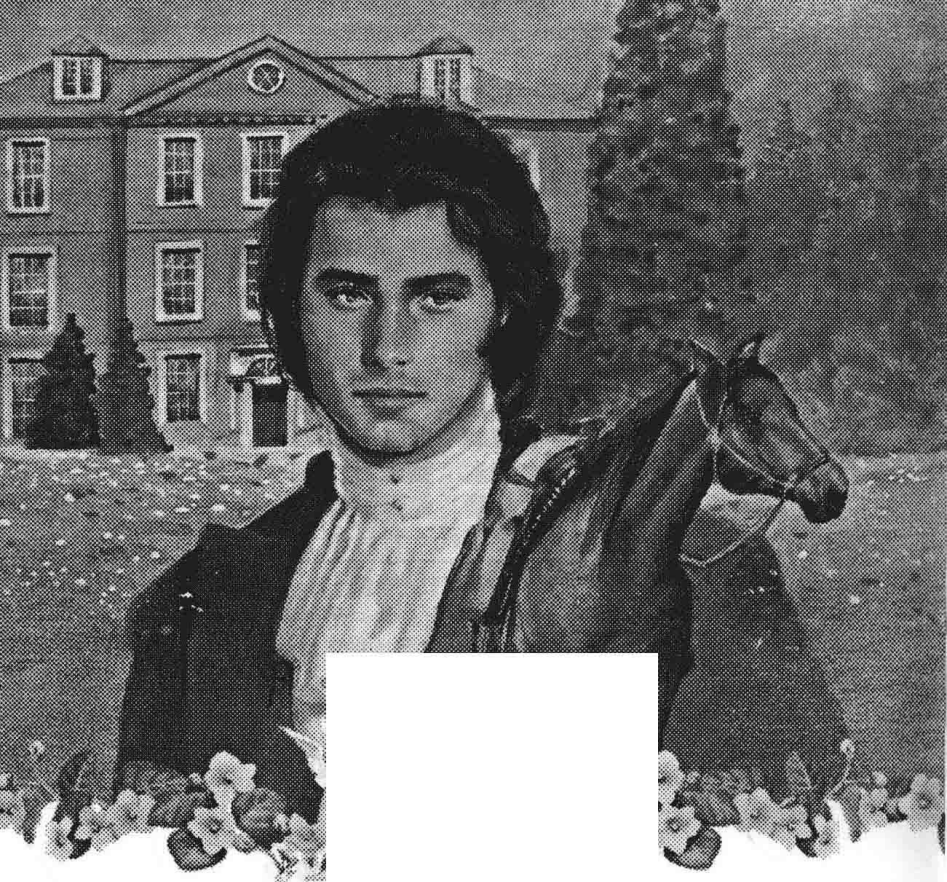
愛情靈魔

The Wild Baron



Catherine Coulter 凱薩琳·庫克 著 王婕 譯

中華



愛情靈魔

The Wild Baron

Copyright
1900
1900

Catherine Coulter 凱薩琳·庫克 著

王婕 譯

浪漫新典050

愛情靈魔

THE WILD BARON

原著：Catherine Coulter

譯者：王婕

主編：楊孟華

執行編輯：林春杏

封面繪圖：施凱文

美術編輯：麥發強

校對：周貝桂 張曉惠 林春杏

發行人：林子筠

發行所：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104龍江路71巷15號1樓

E-mail：linpai@acer.net

電話：(02)2776 5889~0

傳真：(02)2771 2568

郵政帳號：00149809

發行者號：局版台業字883號

中文版發行時間：1999年5月

國際書碼：ISBN 957-491-055-5

排版者：普辰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二段11號3樓

本社法律顧問：蕭雄淋律師

東南亞總代理：皇冠出版社

地址：60加冷布丁路#06-00新加坡349320郵區

Tel：02-7472996 Fax：02-7438636

國際中文版權經原作者代理人

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授權出版發行

定價：新台幣200元

The Wild Baron

Copyright © 1997 by CATHERINE COULT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WILLIAM MORRIS AGENCY,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Consulting, Ltd.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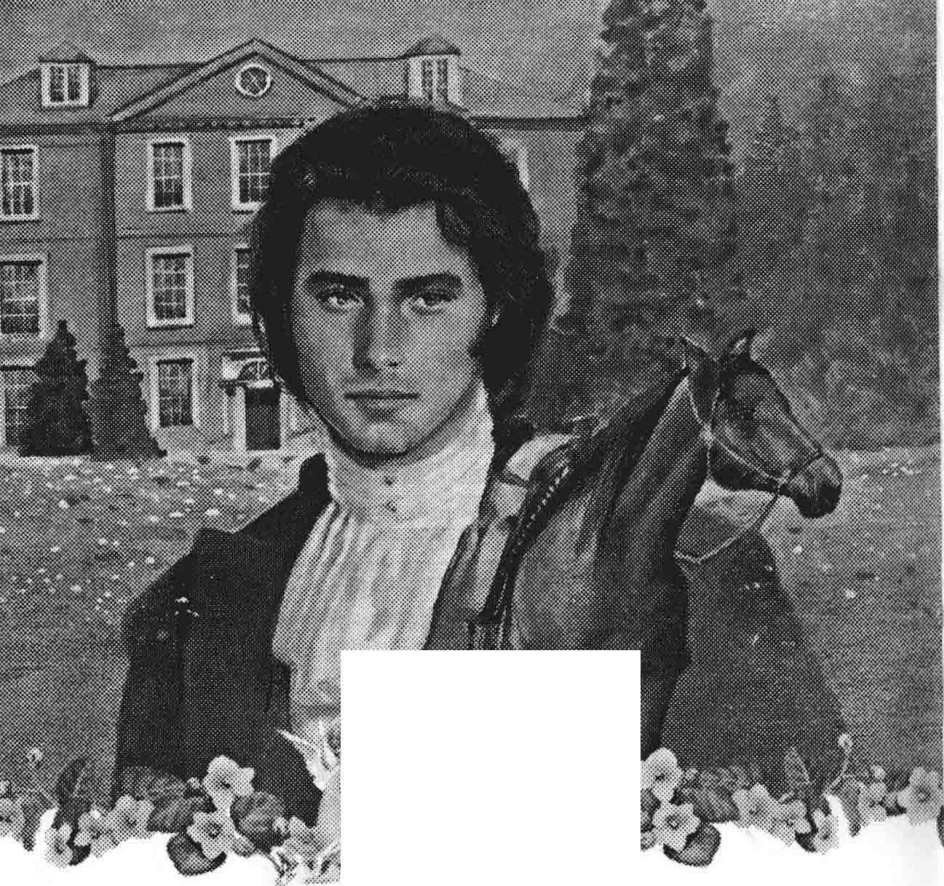
1999 LIN PAI PUBLISHING CO.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倘有倒裝、缺頁、污損請寄回調換

Printed in Taiwan



愛情靈魔

The Wild Baron

Catherine Coulter 凱薩琳·庫克 著

王婕 譯

浪漫新典050

愛情靈魔

THE WILD BARON

原著：Catherine Coulter

譯者：王婕

主編：楊孟華

執行編輯：林春杏

封面繪圖：施凱文

美術編輯：麥發強

校對：周貝桂 張曉惠 林春杏

發行人：林子筠

發行所：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104龍江路71巷15號1樓

E-mail: linpai@acernet

電話：(02)2776 5889-0

傳真：(02)2771 2568

郵撥帳號：0014980-9

發行者號：局版台美字883號

中文版發售日期：1997年5月

國際書碼：ISBN 957-491-055-5

排版者：青欣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二段11號3樓

本社法律顧問：蕭雄淋律師

東南亞總代理：皇冠出版社

地址：60加冷布丁路#06-00新加坡349320郵區

Tel: 02-7472996 Fax: 02-7438636

國際中文版權經原作者代理人

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授權出版發行

定價：新台幣200元

The Wild Baron

Copyright © 1997 by CATHERINE COULT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WILLIAM MORRIS AGENCY,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Consulting, Ltd.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1999 LIN PAI PUBLISHING CO.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倘有倒裝、缺頁、污損請寄回調換

Printed in Taiwan



About this story

蒙維男爵柯羅安接獲一封令他驚愕的信箋。信中指稱他已逝的弟弟喬治曾經讓一個年輕女子失貞。這怎麼可能？雖說蒙維家族素以風流倜儻聞名，包括羅安在內的男性成員皆以獵豔能手自居且自傲，然而喬治是個莊重自持的學者，生前擁有純潔無瑕的名聲，絕不可能招惹是非。

至於這位年輕女子珊妮則堅稱她並未失貞。她自認是柯家媳婦，只是喬治的死使得她頓失依靠。她有個三歲的女兒、一位幼弟和揮霍成性的父親。簡言之，她的生活陷入困境。不僅如此，她和女兒正面臨危急的生命威脅。

機緣讓羅安和珊妮兩人邂逅而後聯手探索某個傳奇性的寶藏——可追溯至十一世紀蘇格蘭國王馬克白、攸關人性善惡的瑰奇遺產。

一樁懸疑難解的謀殺案正等著他們——加上擅長賽跑的貓、喜歡聆賞五行短詩的馬兒以及亙古不變的愛情靈魔。

一八一一年四月 倫敦

卡文迪什廣場 蒙維宅邸

第五代蒙維男爵柯羅安對著弟弟的肖像大吼。「如果你還活著，喬治，而你真的做了這種事，我非痛毆你一頓不可。你這小惡棍，當真犯下這種勾當？」

嘶吼的同時，羅安感覺喉頭一陣酸澀。喬治已經死去將近一年了。不可能，喬治不是這種人。他是個勤學不倦的學者，對男女情事一向興趣索然。記得多年前，有一回父親帶著他和喬治到崔薇拉夫人開設在克里弗街的妓館。面對一個妖嬈豐滿的紅髮女郎，喬治立即蒼白了臉，轉身跑回蒙維宅邸來。

從那時起，父親便放任喬治為所欲為，而喬治則一頭栽進他的地圖研究和學術裏頭。至少羅安一直是這麼以為的。

「不可能，」羅安凝望著那幅喬治十八歲時的肖像，低聲自語。「我不相信這封信。這一定是某個浪蕩子試圖利用你的名聲吧？」

「這個自稱是那女孩父親的男人究竟想從我這裏得到什麼呢？啊，這問題真蠢，當然是錢了。可惡，喬治。」

喬治沒有回答。

羅安的曾祖父，傳奇般的人物柯路瑟也曾經因為毀了某個年輕女子的名節而陷入窘境。根據祖父的說法，老路瑟當時只喃喃自語著他只掀起過可蕾的裙子那麼一次便闖了禍，之後他繼續和可蕾偷情十四次之多，而他的八名子女都已陸續邁入成年期了。

羅安拉了拉桃花心木書桌後面的鈴繩。他的秘書普華爾立刻走進書房，氣也不喘一下，想必剛才他就站在門外，臉緊貼著門板吧。他一副蒼白、憔悴、疲累已極的模樣，但就像他的朋友潘大衛所說，這全是他自找的。「誰教你去替那個風流男爵做牛做馬？瞧瞧他過的是什麼樣的荒誕生活，一得空就把你當隻狗似地使喚。更過火的是，他睡過的女人比你跟我這輩子見過的女人還要多，而每個女人都愛他，一如愛他的雙親那樣。他是個真正的風流種子，可惡，太不公平了。至於你呢，華爾，你活該一副累得快進棺材的樣子。」

聽見這些話，普華爾總是感傷地搖搖頭，但實際上他相當滿意這份差事。在蒙維男爵手下工作賦予了他特殊的身分表徵。甚至有幾個女士試圖賄賂他，只求能讓他們進入男爵的臥房。

普華爾來到男爵面前，看他滿臉懊惱，秀美的頭髮直豎著，不禁好奇是什麼訊息激怒了主子，從沒見過他像這樣對著空氣自言自語的。

「華爾，去替我把史明頓律師找來。不，等一等。」男爵突然停頓，抬頭注視著壁爐架上方懸掛在喬治畫像旁的母親肖像。那幅畫像是在她二十五歲那年繪製的——大約是他現在的年紀。她年輕時固然美麗絕倫，即使到了四十五歲，依然美得令人屏息。少女時期的她狂放不羈有如一匹野馬，而他，自從有記憶以來便一直被認為和母親酷似。當然，他和高傲的父親也是肖似的。不斷有人告訴他，能夠繼承雙親的狂烈氣質和天性是多麼大的福氣。

「不必了，」他回過神來。「這事我得自己解決。情況十分怪異，這封信我一個字都不相信。況且，應該要有小孩才能證明她被誘失貞吧？而信裏頭根本沒提到小孩的事。倘若他們真的有了私生子，那麼信中應該會提到才對，你不覺得嗎？」

「我必須親自解決這件事。我不樂意，但是不得不如此，可惡。我只好花時間跑一趟了。」

「可是，爵爺，」普華爾哭喪著臉。「你總會用得著我的。你的情緒過於激動，你的袖子甚至有一條縐褶呢。你的領巾歪斜著，頭髮也需要梳理一下。你的侍從絕對不會容忍這種事的。也許你思考得不够仔細。」

羅安將那封信舉到華爾面前揮舞著。「我思考得夠仔細了，我非常清楚我可能會給那傢伙一槍。寫這封信的人顯然是個騙徒——他，或者是他的女兒。」

「啊！」華爾說。總算有個女人能夠攫住他的心。大概是某個他不願再見的情婦吧？她想向主子要錢是吧？

「我非常擅長談判，」普華爾恭謹站著，以罕見的謙遜口吻說。「無論是什麼樣的騙徒，我都能夠輕鬆應付。」

羅安這才發覺他的秘書正在向他施壓。「談判？」他茫然說道。「啊，你是指高梅琳那件事。她實在不好惹，可不是嗎？那次你處理得真好，華爾。你說服了她，讓她明白她若想攀龍附鳳確實找錯了對象，因為我從沒聽說過她這個人。不過，這次情況不同。我必須親自去處理，否則會對不起我的兄弟。快去替我把下週的邀約全部回絕掉。」他突然皺眉，凝視著他的秘書那張清癯的臉孔。「吃點東西，華爾。你好像又比昨天瘦了些。人家已經開始懷疑我付你的薪水是否少得讓你連一頓像樣的晚餐都吃不起，甚至連我母親都以爲我在虐待你呢。」

普華爾愣在原地，望著男爵走出書房——手裏捏著那張信紙。這事無疑地和女人有關。女人和他的兄弟？太奇怪了。是哪個兄弟？男爵的兄弟沒有一個像他呀。但至少算是個線索。普華爾在腦中迅速整理他所掌握的幾項事實。不算多，但他有的是耐性。他真等不及想看潘大衛知道他這項新任務時的渴羨表情。

羅安回到臥房，開始來回踱步，邊喃喃唸著一定是弟弟不慎結交的某個壞朋友企圖嫁禍給他。羅安的私人侍從丁哥替他準備好一只行李箱。丁哥不解爵爺究竟爲了什麼情緒低落。可以肯定的是這趟旅程必然和女人有關。男爵的所有旅程幾乎都和女人有關，大家都知道，男爵經常四處探訪他的小小香巢。但是這次他似乎不僅僅爲了男歡女愛。會是什麼事呢？

丁哥是個耐性十足的人，不需多久他就能找出答案來的。他又想，不知華爾是否知道得比他多一些。

直到馬車疾速馳向瑞登路盡頭，羅安才猛然想起莉莉。這時倫敦已在十五哩之外了。他嘆了口氣。匆忙中他竟忘了捎個信通知她今晚他無法去見她。所幸，這次他離開不會超過三天。

這個住在莫頓馬許鎮穆百利寓宅的霍喜夫究竟是什麼人呢？小鎮距離牛津市不遠，正是弟弟喬治度過孤寂的求學時期的地方。

珊妮仰頭面對太陽，感覺舒適極了。連著兩天陰雨綿綿，讓人心煩氣躁。然而今天陽光燦亮得彷彿是上帝專爲了她而灑下的。她輕拍玫瑰花叢底下的豐沃黑土，然後移向另一塊花圃。這叢她最引以爲傲的白蜀葵是她的堂兄約翰送給她的。他不久前和切爾西花園的園丁們談天，發現這種花卉是幾年前才從波斯引進英格蘭的。去年秋天約翰設法由切爾西花園裏要了一段剪枝來給她。珊妮撫摩它深濃的常綠葉子和粉白的花朵，心想什麼時候能夠將這喜悅和父親分享，或者和這附近的鄰人們分享。大概很難。

她拔起一把突兀的雜草，檢視土壤是否夠濕潤並且排水良好。她祈求太陽持續照耀，因爲白蜀葵需要陽光才能綻放。

她轉頭，看見一輛馬車蹣跚而來，停在家宅門前。父親應該正在蘇格蘭，不過很可能他和一夥朋友又到布雷去賭了個精光，不得不提早回家來。她嘆口氣，站了起來。是商人來催款？不，不可能。她非常確定她是先要父親繳了所有帳款才讓他離開的。他甚至一邊氣沖沖抱怨她愈來愈像個潑婦了。

誰會乘著輻敞篷馬車來家裏呢？她繞到屋子一角，瞧見一匹美麗的灰色駿馬正喘息著在原地踏步。駕駛馬車的人傾身對牠說著什麼，也許是激勵的話吧，頻頻讓那匹足足有十七掌寬高的壯偉動物點頭嘶啼。等馬兒安靜下來，那個男子四下張望，像在尋找馬僮。

珊妮高喊道：「等一等，我去找傑米。他會照料你的馬匹的。」

「謝謝妳。」那個人回喊。

傑米正在小穀倉後面翻鬆一堆新鮮的糧草。她和傑米一起回到屋子門口，發現陌生人撫拍著馬兒的頸子，仍然在滔滔對牠說著話。

「喲，是咧，」傑米一躍向前。「你咧，儘管把你的寶貝馬兒交給我。別擔心，我會好好餵牠的。這漂亮東西叫什麼名字？」

「『吉兒』。」

「對這樣一匹雄壯的馬兒來說，這名字著實怪異。你的確是雄壯的牲畜，『吉兒』，雖說他們剪短了你的尾巴。『吉兒』，從沒聽過哪匹馬叫這名字。但那又何妨？現在我就牽牠進去，先生。瞧你一身純灰色，額頭中央那顆白色的星星印子可愛極了。跟我來吧，你這小

寶貝。」

羅安從沒聽過這麼古怪的英語腔調，充滿鄉野趣味，彷彿用柔緩的男低音唱出似的。他呆望著那馬僮領著「吉兒」和他的馬車繞向屋子後側。「吉兒」在他身邊昂首闊步，衝著馬僮的話不停搖晃他那碩大的頭，一如聆聽羅安說話那樣。只是羅安感覺「吉兒」對馬僮——一個陌生人——比起對他這個真正的主人、供應牠美味燕麥的人似乎表現得熱烈多了。

一旁的珊妮注視著他癡望馬兒的神態。這個男人穿著件至少有六層斗篷的優雅大衣。他摘下帽子，輕搓著淡金褐色的頭髮。他看起來相當年輕，不超過二十五、六歲，長相極為俊美。過於俊美了，可說是，而且對此頗為自覺。她皺起了眉頭。他有些面熟，但是她想不起在哪裏見過。

她大約只想了十秒鐘，然後倒抽了口氣，匆匆後退幾步。她說：「你是喬治的兄弟。你就是他們所說的狂野男爵。老天，我竟沒看出你和他是那麼酷似。」

她臉色蒼白得彷彿就要昏厥過去。

「哦？妳完全弄錯了。喬治是黑頭髮、深褐色眼珠。我們沒有一點相像的地方。」

「我不明白，」她遲疑著說。「你為什麼這麼說呢？喬治的眼珠幾乎和你的一樣綠——他說他的髮膚顏色是繼承父親的——而他的頭髮是金色，只比你深一點。」

可惡。他的詭計沒能奏效。

「好吧，」羅安說。「那的確是喬治，沒錯。妳果然認識他。」或許這也意味著她並未

參與這樁試圖敲詐他的陰謀。至少有件事他是肯定的，就是她認識的那人確實是喬治。正是這點讓羅安無比愕然。

「那麼，」羅安既未鞠躬行禮，也沒有和她握手，只僵立在那裏，望著那幢老舊的、煙囪上剝落許多磚塊的小屋，和它四周的美麗花園。「既然妳已猜出我是誰，而且對喬治的描述也十分入微，那麼妳應該就是因為我兄弟而失貞的那個女孩唄？」

她凝視著他，頰上的污泥由於臉色的慘白而益發顯得黝黑。她久久沈默著。

「這麼說不是妳唄。妳是個女僕，而非那個浪蕩女。妳只是偶然見過喬治是嗎？妳在這裏工作？替那個寫信向我勒索的騙徒工作？如果妳的確在這地方工作，顯然妳不夠盡職，妳看那房子好像就快崩塌了。」

她努力自持。「確實如此。不過我倒要問你，一個女僕該如何為房子的破舊外觀負責呢？」她低頭苦笑，知道他正暗暗窘迫。當然，她知道任何一個自尊自重的女僕都會不屑與她為伍。她的雙手沾滿泥巴，棉質裙襬上、指甲裏黑漬斑斑，頭髮蓬亂地覆在額前。

靜靜等候他擺脫尷尬，她才接著說：「我不只在這裏工作，我也住在這裏。」

「那麼妳不是女僕？」

「沒錯，我不是女僕。」她不再說什麼。

她看他從大衣口袋掏出一張信紙，朝她揮舞著。「如果妳住這裏，也許可以告訴我，為什麼這個名叫霍喜夫的男人寫了這封侮慢的信給我，說喬治誘使妳失貞？妳就是那個女孩，